東觀漢記

卷二十一之卷二十四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列傳十六

胡廣

胡廣案范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爲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裨之益

陳龜

陳龜案范書本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爲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seal]

劉祐

劉祐（案范書本傳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爲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推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

李雲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地數震裂衆灾頻降白馬令李雲（案范書本傳雲字行祖甘陵人）素剛憂國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令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雲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獄中

韋毅

韋毅爲陳留太守桓帝延熹九年坐贓自殺

宗資

汝南太守宗資（謹案范書本傳李賢注引謝承書云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任用善士朱紫區別

陳蕃

陳蕃案范書本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爲光祿勳上疏切諫云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能貧家也今後宮之女數千食肉衣綺豈不貧國乎案范書本傳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帝頗納其言

段熲

段熲字紀明案范書本傳熲武威姑臧人有文武智畧時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爲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爲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畧旬月羣盜悉破熲破羌胡案范書熲傳時延熹二年明

年春餘羌復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羌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熲上疏曰先零諸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案]范書本傳熲期於誅盡諸羌深斥招降之謬此疏當非熲語太后詔云此以慰仲光馬賢等亡魂也[案]范書本傳靈帝建寧元年春熲大破先零諸種于逢義山時竇太后臨朝下詔褒熲此其詔文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案]范書本傳建寧元年夏熲復敗羌時張奐上言羌種難盡宜以恩降詔書下熲故熲上奏辨之此其奏中語熲起於徒中爲幷州刺史滅羌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馬騎五萬餘匹殷天蔽日鉦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詔賜錢千萬七尺絳襜褕一領赤幘大冠一具頰上言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長史司馬涉頭長燕烏校棚水塞尉印五枚紫綬三十八案太平御覽作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簿入也

劉寬

劉寬案范書本傳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爲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寬簡畧嗜酒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

焉吾懼其死也寬夫人試寬意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汝手

陳球

陳球案范書本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爲繁陽令淸高不動

張奐

張奐字然明案范書本傳奐敦煌酒泉人爲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湳上奐馬二十匹案范書本傳時先零酋長仍遺奐金鐻八枚故奐有使金如粟之語此有闕文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

入殿使金如粟不得入懷盡還不受使匈奴案范書本傳奐由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此有闕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竝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赤地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桓帝時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見帶奐印綬登樓而歌乃訊之于占者曰必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旣而生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前刺史邯鄲商爲猛所殺據郡反爲韓遂所攻州兵圍之急猛自知必死恥見禽乃登樓自焚而死

陽球

陽球字方正案范書本傳球漁陽泉州人爲司隸校尉詣闕上書謝恩表言常侍王甫罪過犇車收送詔獄自臨考之父子皆死于杖下乃磔甫尸署曰賊臣王甫于是權門惶怖股慄莫不雀目鼠步京師肅然曹節見甫尸乃收淚入言球罪帝徙爲衞尉球叩頭曰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悉伏其辜

趙咨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

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惶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大司農陳奇案范書本傳作陳稀舉咨至孝

荀曇

荀曇字元智潁川潁陰人爲廣陵太守正身疾惡其兄昱爲沛相乃相與共除閹黨後昱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符融

符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之但即土埋藏而已

高彪

高彪案范書本傳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范丹

范丹字史雲案范書本傳丹陳留內黃人為萊蕪長遭黨錮事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有時絕糧丹言貌無改閭里歌之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韓卓

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曹節

曹節案范書本傳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案此書未知何時所上要是濫賞時僞讓之辭

皇甫嵩

皇甫嵩案范書本傳嵩字義眞安定朝那人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

王允

尚書令王允（案范書本傳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奏曰太令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趙温

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生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孔融

孔融案范書本傳融字文舉魯國人上書曰先帝褒厚老臣懼其隕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掖近為憂之非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蔡邕

蔡邕案范書本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詔問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案司馬彪五行志此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事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范書靈帝紀此光和元

年七月事蓋兩月間虹災再見

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案】劉昭續漢書注載邕所上書略云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攷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攷十意即十志也范書本傳

李賢注載十意之目云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餘闕又劉知幾史通稱邕于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當有朝會蓋邕所作十意今得其七其三篇則不可攷云

周珌

周珌案范書珌見董卓袁紹諸傳以珌為漢陽人李賢注引英雄記作周毖字仲遠武威人豫州刺史慎之子也

劉翊

劉翊案范書本傳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為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

郭汜

獻帝幸弘農郭汜案范書董卓傳李賢注引劉艾獻帝紀云汜張掖人曰擄掠百官婦女有美髮者皆斷取之

呂布

呂布案范書本傳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以奮威將軍如三事

蔣疊案蔣疊以下二十八人未審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攷編附于此

蔣疊字伯重爲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須誦

須誦爲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馮模

馮模爲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周行

周行爲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即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禦之

雍儵

雍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

右至爲吮癰

梁福

司部灾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眞掾

范康

范康爲司隷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卧布被

蔣翊

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値翊如厠

宗慶

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
以宗爲名

郁刪

郁刪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刪
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喜夷

喜夷爲壽陽令蝗入輒死

李庸

李庸爲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

巴异

巴异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止學宮

卜福

卜福爲廷尉執謙求退上以爲太中大夫

陳導

光武賜陳導駭犀劍

楊喬

楊喬曰臣伏見二千石典牧千里

翟歆

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魏成

魏成曾孫純坐訐訕國除

畢尋

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姦人妻國除

段普

首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

邢崇

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陰猛

陰猛好學温良稱于儒林爲太祝令以博通古今遷太史令

羊融

羊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張意

張意拜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

無前

沈豐

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罪法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蕭彪

蕭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養父有賓客輒立屏風後應受使命父嗜餅每自買進之

陳囂

陳囂字君期習韓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東觀漢記卷二十一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

列傳十七　列女　外裔

鮑宣妻

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而驕富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案鮑宣已見班書此篇以補其闕范

書列女傳襲之

江伯姊

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鎌欲自割

匈奴南單于

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案范書本傳此爲建武二十四年事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鬪槖駝以爲樂事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二匹南單于來朝賜御食及橙橘龍眼荔枝案范書光武紀及本傳並未有單于來朝事此文疑誤南單于上書獻槖駝賜谷蠡

王玉具劍羽蓋車一駟中郎將持節衞護焉案范書和帝紀此賜北單于之谷蠡王於除鞬也上遣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案范書順帝紀此漢安二年夏六月事

莋都夷

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與天意合罔驛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䋋鋪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穉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僂讓皮尼蠻夷所處且

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揀雒歸日出主聖德渡諸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離寒溫時適菌補邪推部人多有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仍路孳摸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犂籍憐憐土地墝埆蘇邪犂食肉衣皮莫碭麤沭不見鹽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侶仁攜負歸仁雷折險龍觸冒險狹倫狼藏幢高山岐峻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服淫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雒捕莅菌眺父子同賜懷稾匹漏懷抱匹帛傳言呼救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案范書本傳永平沖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

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輔令犍為郡掾田恭訊其風俗譯其辭語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此文提官傀構以下並夷人本語注大漢是治云云則田恭所譯華言載之范書者也

西羌

西羌祖爰劒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護羌竇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為功效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

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案顛岸顛吾范書本傳作滇岸滇吾羌什長鞏

便案此上下文闕金城隴西卑湳勒姐種羌反出塞外

西域

永元二年安息王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甕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載記

劉玄案載記之名爲史記漢書所未有此本書創例也劉知幾史通題目篇云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古今正史篇又云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攷新市平林發難最先公孫述削平獨後史通舉此以包載記之終始則知其他專兵竊據者盡當列諸載記故今自更始而下以類編入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于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

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閒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爲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淯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爲謁者將立聖公爲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爲王莽未滅不如且稱

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軍起聖公至于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爲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破二公于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光武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黃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得爲之更始北都雒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黃門從官至雒陽關中咸想望天子更始遂西發雒陽李

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更始至長安居東宮鐘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媿恧俛刮席與小常侍語郎吏怪之更始納趙萌女爲后有寵遂委政于萌日夜與婦人歡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責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

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三輔苦之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袴諸于襜褕【案】姚之駰本作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𧝑衣錦袴又作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罵詈道路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官爵多羣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傭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雒陽人韓鴻爲謁者更始二年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

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赤眉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廚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更始當下拜城更始下爲拜謝城乃去至高陵光武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爲長沙王乃許來降案此下有闕文上璽綬赤眉乃封爲畏威案此下脫一侯字赤眉案此上下均有闕文謝祿曰案此上當脫去張卬等謂四字三輔兵侈欲得更始一旦失之案此下有闕文下詔鄧禹收葬霸陵

公賓就案公賓就申屠志皆更始所封陳遵爲更始大司馬護軍沒于更始存時故編其後

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案班書王莽傳庚戌更始元年十月三日

也范書光武紀則以誅莽爲九月事杜虞殺莽于漸臺案杜虞班書作杜吳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申屠志

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玉璽改爲潁陽侯案志范書不載更始傳有申屠建封平氏王而以非劉氏辭王封者乃朱鮪也此文疑誤

陳遵

陳遵案班書游俠傳遵字孟公杜陵人使匈奴詔賜駮犀劍

劉盆子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書符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

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案〕范書本傳盆子太山式人三人居中央〔案〕三人謂盆子及其兄茂與前西安侯劉孝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皆稱臣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懼啼泣從劉俠卿居〔案〕范書本傳盆子初在赤眉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芻牧牛借立後復還依俠卿俠卿爲制朱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盆子朝夕朝俠卿禮之數祠城陽景王〔案〕城陽景王卽朱虛侯章也盆子乃其裔孫樊崇等以巫言景王大怒而立之使盆子乘車入長安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拔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赤眉遇光武軍驚震

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二十餘萬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國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仗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赤眉 案樊崇等皆劉盆子臣故編其後

琅邪人樊崇字細君起兵于莒同郡東莞人逄安字少子東海臨沂人徐宣字驕穉謝祿字子奇及楊音各起兵數萬人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入安定北地至陽城

逢大雪士卒多凍死光武作飛䖟箭以攻赤眉赤眉平後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斗

呂母

案呂母范書附劉盆子傳故今編赤眉傳後

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貲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呂母賓客徐次子等自號搤虎

王郎【案】范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

宮婢生子正與同時卽易之【案】范書本傳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云云此卽王郎惑衆之辭也知命者侍郎韓公等【案】范書本傳趙繆王子林立郎爲天子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云云此卽檄中語而稍異者盡范書乃節錄之文王郎遺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遺棗戟延請入軍威稱說寶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乎

盧芳

盧芳字君期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渠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蘇茂

蘇茂陳留人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與劉永相會

彭寵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案范書本傳容作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爲雲中太守寵爲漁陽太守容貌絕衆案此恐即寵父容事而採掇者誤屬之寵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寵妻夢羸袒冠幘踰城髠徒推之又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詔討寵

者封侯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
室中晝臥子密等三人縛寵著牀板告外吏大王解齋
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驚曰奴反奴乃
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
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
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
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
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詣子后蘭卿所其開出勿稽留
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朝廷以奴殺

主不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嚮爲不義侯

張豐

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敗當斬猶言肘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秦豐

秦豐邔縣人少學長安受律令歸爲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邔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陽

蔡陽兵合萬人

鄧奉

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奉拒光武瓜里傳范書岑彭傳建武二年帝遣吳漢伐南陽諸賊漢軍所過多侵暴時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據淯陽反三年帝自將南征破斬之

龐萌

龐萌山陽人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

得無笑其言乎

隗囂

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囂旣立使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以王莽簒逆復漢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

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割牲而盟光武與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羣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跡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

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囂然其計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光武賜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岑彭與吳漢圍囂于西城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漢圍囂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時民饑饉乃噉弩煮履建武九年正月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腹脹而死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

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光武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案此六句當是序中語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述之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鹽徙成帝末述父仁爲侍御任爲太子舍人稍增秩爲郎初坦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宗成自稱輔漢將軍述攻成大破之副殺成降蜀郡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方十城若奮發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

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爲蜀王熊復
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
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
覆衣天下名材竹幹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銀銅之利浮
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塗東守巴郡拒扞關
之口地方數千餘里戰士不下百萬衆見利則出兵而
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
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君有爲之聲
聞于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卽大位使遠人有

所依歸述夢有人語之曰八ム子系十二爲期覺語其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稱尊號自立爲天子改元曰龍興造十層赤樓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案范書本傳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平陵人荊邯以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有前人之迹立錐之地于戰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數矣然軍敗復

合劉愈復戰何則死而功成愈于坐而滅亡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守堅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搖兾有大利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幷勢蜀人及其弟光以

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隗囂敗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漢兵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于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

尾得出

延岑 案岑與田戎皆臣於述故編其後

延岑字叔牙筑陽人案范書公孫述傳作南陽人岑衣虎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

田戎

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羣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埽地大將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坼遂止不降案范書岑彭傳建武

四年戎聞秦豐被圍刻期日降而妻兄辛臣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戎疑其賣己遂不敢降後爲岑彭所破亡降公孫述

銅馬等羣盜

銅馬賊帥東山荒禿上淮況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

東觀漢記卷二十三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

佚文 案本書單文碎句無篇可歸者別爲佚文編次如左

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 案以下三條俱姚之駰本此見班書王莽傳舜莽從弟本書載此當是徵引及之也

丁明代傅喜爲大司馬亦任事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策免明上印綬還第 案此見班書佞倖傳賢謂董賢本書當亦引及

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唏哉 案此見虞世南北堂書鈔未知何帝詔文

後漢有南宮北宮承光宮也 案以下二條俱永樂大典本此見北堂書鈔與後漢有沛宮一條均非史體疑是他書之文而誤題本書者

霍光薨賜繡被百領 案此亦見北堂書鈔

元年營造明堂靈臺辟雍此郎明三事不同也 案此條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攷范書光武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漢儒多以明堂辟雍爲一所此其辨晰之語未知何人所陳

漢有沛宮甘泉宮龍泉宮太一宮思子宮後漢有胡桃宮 案此條見徐堅初學記

栗駭蓬轉因遇際會 案以下六條俱見文選李善注

太史曰忠臣畢力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北裔寇作無雞鳴狗吠之聲

千里無烟火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

詔書今功臣家自記功狀不得自增加以變時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無益事實復曰齒長一寸龍顏虎口奇毛異骨形容極變亦非詔書之所知也案以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揚雄好著書而口吃不能劇談

附東觀漢記范書異同 案本書與范書異同者具見於李賢注李注中所引本書原委分明或其文別爲他書所引可採錄互證者皆已散見各篇其僅摘半辭或一二字不可句讀者統編於後若本書有明文而范書刪落者附焉

范書光武紀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李賢注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加右誤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地

范書和帝紀永元四年夏六月詔收捕竇憲黨射聲

校尉郭璜下獄死李賢注郭況子東觀記璜作瑝

范書和帝紀永元九年撣國重譯奉貢李賢注撣東觀記作擅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一年復置右校尉官李賢注東觀記曰置在西河鵠澤縣

范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十一月行幸緱山登百岯山李賢注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爾雅云山一成曰岯東觀記作坏

范書和帝紀元興元年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注東

觀記曰右扶風雍地裂流俗本雍下有州者誤也

范書安帝紀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李賢注東觀記曰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

范書安帝紀元初四年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李賢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戸口次比之也

范書安帝紀延光四年春三月帝崩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李賢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

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
范書順帝紀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李賢注東觀記曰元和以來音戾不調復修如舊典
范書桓帝紀建和元年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李賢注東觀記曰江舍及李堅等
范書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及於羅亭破之李賢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

范書清河孝王慶傳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且復須留李賢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范書鄧訓傳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李賢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胡也

范書吳漢傳漢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李賢

注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案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

范書賈復傳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左並作右

范書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車師後王安得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李賢注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蹏也

范書耿恭傳三月至玉門李賢注玉門關名屬敦煌
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東觀記曰
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

范書耿恭傳恭母先卒及恭自車師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李賢注據東觀記馬
嚴也

范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
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破之李賢注東觀記徭
作淫

范書蓋延傳蘇茂周建將賁休舉蘭陵城降董憲聞之自郯圍休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李賢注東觀記擣作擊

范書耿純傳眞定王劉揚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密勒收揚純至眞定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范書任光傳更始之維陽以光爲信郡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

李賢注東觀記扶柳縣廷掾

范書任隗傳隗子屯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李賢注東觀記勝作騰

范書王常傳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李賢注東觀記曰誅不用命封拜有功

范書王常傳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李賢注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虚也

范書李通傳通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十八年卒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壽嗣李賢注東

觀記黃字作箕也

范書竇融傳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李賢注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范書竇融傳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李賢注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印等曾慙而去郡

范書來歙傳歙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李賢注東觀記仲作冲

范書來歙傳建武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李賢注東觀記曰宜西鄉侯

范書馬援傳建武十一年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李賢注東觀記曰梁統也

范書梁冀傳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李賢注東觀記友作支

范書馮勤傳勤孫由尚平安公主李賢注章帝女也

東觀記作安平皇后紀又云由尚平邑公主紀傳不同未詳孰是

范書馮衍傳衍作顯志賦曰嫫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李賢注嫫字呂忱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嫫亦譏刺意衍賦又曰欵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李賢注東觀記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衍賦又曰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李賢注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本賦下文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說但不

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爲秀恐失之矣衍賦又曰揵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李賢注揵立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枳芳而多刺可以爲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案今本汲冢周書作大人枳維卿無維公公枳四字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案今周書作枳維國枳字上闕一字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

范書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曾陽鄉侯李賢注東觀記曰曾陽鄉在尋陽郡也案范書郡國志揚州廬江郡有尋陽縣各州所部無郡名尋陽者曾陽亦縣名隸荆州南陽郡此疑有誤

范書丁鴻傳竇憲擅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上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李賢注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作先節俗本作失節誤也

范書班超傳建初八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超乃使月

氏王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居損中遣使詐降於超超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李賢注損中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

范書鄧彪傳元和元年策罷太尉鄧彪詔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李賢注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

范書魯恭傳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

因此遂盛夏斷獄永初九年恭上疏諫曰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李賢注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

范書段熲傳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及賊擊破之李賢注東觀記熲傳云出橋門谷

東觀漢記卷二十四